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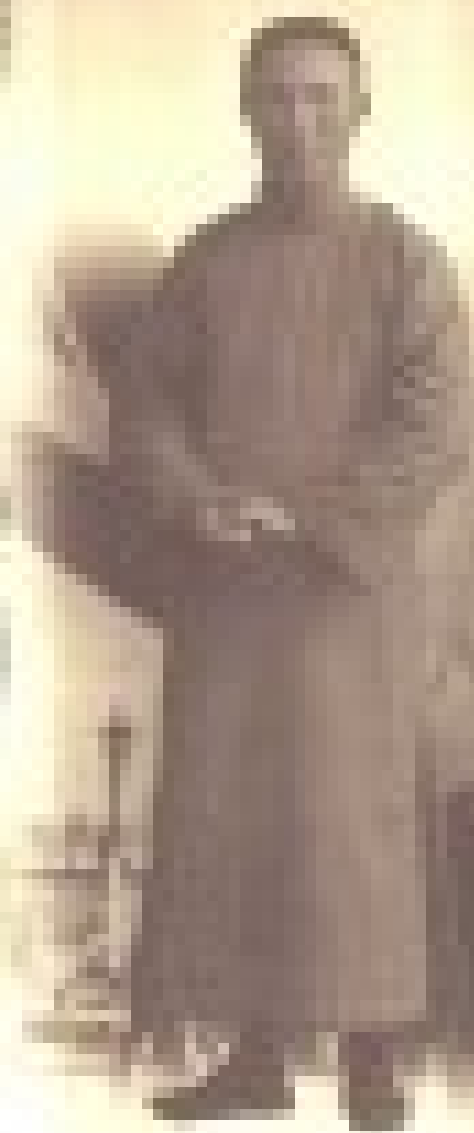
赵海洲 赵文健 著

匡互生传



上海书店出版社

匡廬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匡互生传 / 赵海洲, 赵文健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10

ISBN 7-80622-723-7

I. 匡... II. ①赵... ②赵... III. 匡互生—生平事迹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086号

匡 互 生 传

赵海洲 赵文健 著

责任编辑	俞子林
封面设计	柯国富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建中路193号)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印 张	6.75
印 数	0001 - 3000
字 数	160千字
出版日期	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22-723-7 / K · 130
定 价	17.00元

记得匡互生

——代序

钟叔河

进医院前两天,赵海洲同志送我一册他新出的散文集——《生命的延伸》。

初识老赵是在四十五年前邵阳一家报社。那时彼此都年轻,工作流动性也大,相识不久,就各自东西了。四十五年后,喜得故人赠书,随带至医院。展卷首见作者近照,昔时资江边少年的身影只恍惚依稀;接着读它的内容,则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了。

文章好,用不着戏台上喝彩。我只想谈一点最深的感受,就是集子里最重头的两篇(有一篇的篇名便作了书名),都是写他的同乡匡互生的。这不禁使我惊喜了,他还记得匡互生,还记得这位早已被许多人淡忘了的“五四”先贤。

匡互生何许人?请允许我从北师大校史资料中,摘录几位先生的回忆。

周予同先生回忆:“五月四日上午,各校代表开会,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当时匡互生最起劲。大家相约准备牺牲,我和互生都写了遗书。午后,队伍往天安门前集合,经总统府、外交部,一路高呼口号,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家(传说曹、章、陆三卖国贼在此开会)。曹宅大门紧闭,旁只一小窗,镶有玻璃。互生一拳

把玻璃打碎,手上满染着鲜红的血,就从这小窗很困难也极危险地爬进去,将大门打开,于是群众蜂拥而入。我们找不到卖国贼,便要烧他们阴谋作恶的巢穴,互生拿出火柴,我们把卧室里的帐子拉下,放起火来。”

云刚先生回忆:“匡互生 1919 年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第一师范教务主任。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当主事。匡互生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他们又一起组织了文化书社。匡互生想请毛泽东到一师任教,但那时有规定,到一师教书的,必须是大学毕业生。毛泽东没进过大学,怎么办,匡互生就在规定中加一条,附小的主事可到师范任教。于是,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破例担任了一师的国文教师。”

朱光潜先生回忆:“匡互生任春晖中学教务主任,他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些来往,特别维护教育的民主自由。春晖的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匡互生建议改革,要让学生有发言权,要实行男女同校,被校长拒绝,互生愤而辞职。我跟他采用同样态度,一批学生挽留不住,跟我们一同跑到上海。教师中周为群、刘薰宇、丰子恺、夏丏尊等也转到上海,原在上海的朋友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夏衍、章锡琛也陆续参加,创办了立达学园。学园有教育自由的想法和作风,在军阀统治下传播了新鲜空气。”

叶圣陶先生回忆了“一·二八”事件后,立达学园损失巨大,匡互生为了筹款,“不但是足无停趾,简直是饥不得食,渴不得饮。这时宝庆家中来电报,说他父亲病故。他带着奔丧回籍,只一个星期,把丧事匆匆办完,便单身赶回,忙着把学园附设农场产的鸡蛋运出,卖得钱买学生食物和鸡的饲料。不料这时又来个电报,报告他母亲逝世了,于是他又第二次奔丧。家中连遭大故,学校又受了重大打击,大家以为即使是匡先生,也难免会灰心。但匡先生仍然匆匆办了丧事,又单身赶回来了。”

巴金先生回忆:“学园七月恢复,互生年底就因肠癌进了医院。

他起初不肯就医,把病给耽误了。他是这样一个人,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钱。他为学校筹款,一天在马路被撞倒,给送到医院诊治。医生要他每天喝点白兰地,他去喝了一杯,花去八角钱。他说:‘我哪有钱吃这样贵的东西,钱是学校需要的。’以后他就不再喝了。我有位姓伍的朋友,到他友人林的住处去,刚巧法国巡捕因共产党嫌疑来逮捕林的朋友郑,把三个人都捉去了。我们拿不出钱行贿,有个朋友提出匡互生,说他认识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的李石曾。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去找李作保。一天大清早,有人叩我的房门,原来是互生。他进了房,从公文包中掏出李石曾写的信,看到信中只写两个名字,便说:‘这对姓郑的不利,我把信拿去再找李石曾改一下。’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把改好的信送来。不用说,被捕的人都保释出来了。朋友伍今天还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没有忘记五十多年前这件事。”

……

就是这样一位火烧赵家楼的英雄,这样一位把一师毕业的毛泽东请到一师教书的人,这样一位为了援救共产党嫌疑犯而不惜奔走的人,这样一位为了办教育献出了生命的人,这样一位在叶圣陶、朱光潜、周予同、巴金心中长存着光辉印象的人,近几十年来却被不应该地冷落了。

就在病房中看老赵的书的时候,碰上一位外地来的病友,说是“做政府工作”的,大学毕业,有亲属在邵东廉桥。五十年代初我到过廉桥,对那里的黄花菜和朝天椒印象很深。他却于此毫无兴趣,而好谈政情人事。有次他兴高采烈地说:“如今邵阳总算出人了,某某到了省里,某某还进了北京。”我说:“邵阳从来就是出人的嘛,比如你们廉桥的匡互生……”他一听愕然,忙问:“匡互生?在哪里?搞什么工作?”我无辞以对,只好含糊:“搞教育的,抗战前就死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哦!”

现在是名人多的时候,最出名的当然是那些“到了省里”“进了

北京”的高官,其次则是出得起赞助、投得起资的企业家、大老板。这都是有作家、文人跟着作报道,写特写,编传记的。再次则影星、球星、歌星、舞星……请看各地各行所编名人录,哪一本不是厚厚的呢?想不到匡互生却只能得到一声“哦”。

然而,总算有了赵海洲的这两篇文章。匡先生地下有知,得到他的同乡为纪念他而作的《生命的延伸》和《淌着爱的河》,当也可以少破岑寂了罢。

附记:上文作于1997年,曾刊当年7月13日《文汇报》。日前赵海洲同志来寓,告知他与赵文健合作著的《匡互生传》将要出版,说是想把这篇文章放在卷前,以代序文。我自觉文章写得不好,本来也没有作序的勇气;但我的确是一个匡先生的景仰者,于一切发扬“五四”先贤潜德幽光的事情都是乐观其成的,也就不便拒绝了。

1999.12.9 于长沙,钟叔河。

题词：

周尧，立达学园校友，著名昆虫学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梁灵光，立达学园校友，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轻工业部部长、广东省省长。

黄源，立达学园校友，著名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

目 录

记得匡互生——代序	钟叔河 1
引子	1
1. 青树坪高悬英雄头	4
2. 云岩寺习武	9
3. 城头变幻大汉旗	13
4. 汤芑铭的“文字狱”	20
5. 隐匿龙山冲	25
6. 来到了北高师	29
7. 不能平静的心	33
8. 组建“工学会”	38
9. 敲响人生血钟	44
10. 对峙在东交民巷	49
11. 火烧赵家楼	55
12.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	61
13. 初会毛泽东	67
14. 湖南“驱张”运动	73
15. 锋芒初试在一师	78
16. 新村农场夭折了	83

17. 春雨霏霏赴春晖	87
18. 黄酒开瓮论教育	92
19. 别了,明媚的白马湖	97
20. “几个漂泊者”创办了立达中学	104
21. “血案,看《立达人道报》!”	109
22. 富贵与他无缘	113
23. “立达”声名鹊起	118
24. “四一二”在立达	125
25. 诗人白采之死	128
26. “三碳一氢社”的风波	131
27. 星明月朗话天象	135
28. 鲁迅先生关怀立达学园	139
29. 骑驴也缺德	142
30. 妹子一样能成才	145
31. 父爱浓浓度除夕	149
32. 国际友谊之树常绿	152
33. 苦涩的生日	156
34. 柴塘情结	161
35. 江湾,战火纷飞	165
36. 弥留之际	175
37. 立达还会继续旋转吗?	180
38. 尾声	188

附 录

匡互生年谱	194
怀念一位教育家	巴 金 203
生命的延伸	赵海洲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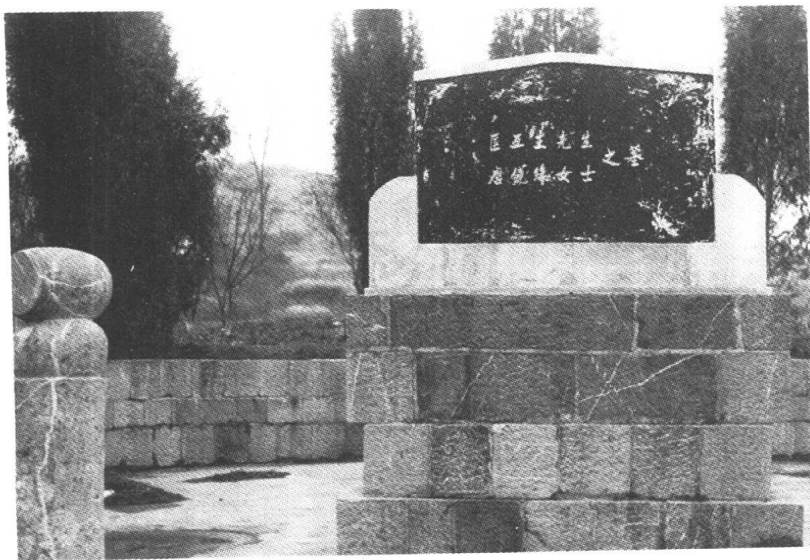
引子

余 山叠青，邵水拖绿。
湖南省邵东县宋家塘的石头岭上，有一座坟茔，虬松苍柏中隐约可见一方石碑。碑上刻着“匡互生先生、唐镜缘女士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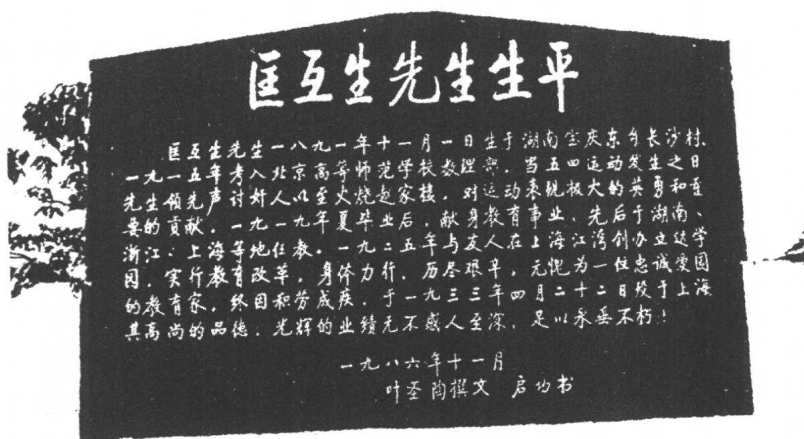
这是一处极普通的坟墓，与世间的坟墓并无二致。它置身于崇山峻岭、苍松翠柏之间，在广阔的大自然之中，一点也不起眼。惟一引人注目的是石碑书写者的落款：周谷城。

众所周知，周谷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是却少有人知道他曾与匡互生有一段缘分：20年代，匡互生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时，聘请周谷城担任英文教员，因此友谊长存。

更让人注目的是，墓志铭的作者竟是名播神州的大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书写者则是名扬海内的大书法家启功。原来叶圣陶曾是匡互生创办的立达学会的会员，启功则是匡互生母校北师



匡互生与夫人唐镜缘之墓



匡互生墓碑文 叶圣陶撰 启功书

大中文系的教授。

历史悠悠，伟业永存。

一冢坟茔，怎能容得下一位民族英雄、勇于改革教育的智者的身躯？一块墓志铭，怎写得尽一位叱咤风云、伟岸丈夫的业绩：辛亥革命，他持枪攻打巡抚衙门；“五四”风云，他立下遗嘱，率领同学，火烧赵家楼；驱张怒潮中，他与毛泽东一道，在《驱张宣言》上签上“公民代表匡互生”，携着炸弹，誓与张敬尧拼个死活。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人性”，他与丰子恺、朱光潜等创办了立达学园……而他，终至积劳成疾，英年赍志而歿。

你说他不是一位智者，为什么匡互生的挚友巴金著文称他是“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为什么叶圣陶赞他“为青年而献身”？

你说他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勇者，为什么他的又一挚友朱自清歌颂他“心里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五四”学生运动参与者，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说他“是现代史上最值得纪传的一位人物”？

石碑、墓志铭、史册，终会物化而消失，可是，他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而献身的精神，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口传心镂中得到永生。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里乱石坎坷的石头岭，并不比衡岳高耸，但却赢得人们频繁的凭吊；匡互生也不是神仙，可他的史迹却十分启人心灵。这里有日月清风与他为伴，有青山绿水与他为邻。“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也许得到了安息吧！关于他的一切，青山石岭不会说话，让我们穿越时间的隧道，听历史老人娓娓道来吧。

1

青树坪高悬英雄头

1902 年9月下旬的一天,邵阳青树坪街上的一根杉树杆上,挂起了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

青树坪虽是个小市镇,却是当时邵阳通往湘潭、长沙的一条要道,五尺宽的青石板路,引来南来北往的客人。这个市镇因着地处要道,街上店铺林立,闻名于世的“永丰辣酱”,便是这里的特产。

却怪,人来人往的青树坪,这几天来,面对杉杆上高悬的人头,却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冷漠。盛产辣中之王“朝天椒”的青树坪人,完全没有了那种辣气,而只剩下一一种少有的平静,这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被砍了头的人到底是谁?

其实,那头颅,那死者,与青树坪人,甚至可以说与整个邵阳县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他名叫贺金声,他是一个在邵阳史册上应该大书

一页的人。

1900年，邵阳大旱，饥荒遍地，饿殍随处可见。便是这个贺金声，于次年危难之际受任赈济委员，借拨省谷两万石，又向邵阳地方殷实富户筹捐，使邵阳数十万人得以活命……

贺金声牺牲的消息，像一股地下暗流，在涌动，在奔流，平静只是它的表象。贺金声牺牲的消息，又像一股狂飚，很快便从这个村庄，刮到另一个村庄，现在刮到了邵阳东路的长沙冲。

长沙冲，是绵延于湖南中部邵阳、娄底一带龙山的一条小山冲。明朝年间，有一支匡姓的男男女女，从江西辗转流浪，迁徙到了这里。他们胼手胝足，垒石砌屋，开荒造田。年复一年，渐渐地增加到了三四十户人家，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自然村落。

益辉堂匡恒卿就是这长沙冲的一家。匡家的老三匡互生，已在附近六合堂匡书田先生的私塾里读了几年书，朦朦胧胧地懂得了一些治国、平天下一类的词语。他从小志向远大，所以族伯匡书田给他取了一个学名——匡济，叮嘱互生将来要做一个匡济天下的人才。

匡互生年少志大，对贺金声本来十分钦佩，这时听到贺金声被砍头示众的消息，怎不义愤填膺？他邀了私塾里几个要好的学友，带着几根烤红薯，乘着月色，赶往青树坪。

夜风徐来，月光如水。少年们匆匆赶路，一个个敞开白布对襟衣，仍然觉得心胸郁闷。匡互生更是心潮起伏，胸怀激荡。贺金声的故事，他听到过；贺金声的英姿，他目睹过。贺金声敢为穷苦人说话的浩然壮志，一直震撼着小互生的心灵……

贺金声，字直方，邵阳东路团山贺家人。他生就一副钢筋铁骨，一腔侠胆义气。身材高大，武艺超群，数十人近不得身。为人又极讲一个义字，好打不平之事，很受人们的爱戴。

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时邵阳春荒严重，十家有九家揭不开锅。邵阳人组织了一个赈济委员会，大家推举贺金声当

一名委员。这个赈济委员会搞平粜,发义谷,设粥棚,施舍稀饭给嗷嗷待哺的灾民。

贺金声当上委员,为募捐赈济,到处奔波。他跑到省城,请拨了两万石包谷给邵阳灾民放赈。这天,他又火烧火燎地走进两市塘一家殷实户的门槛。

这家殷实户在当地有好几处庄园,一年收得几百石谷子;在两市塘镇上又开了庄号,有谷有钱,日子过得十分红火,可是为人却是极为吝啬。这时,他正坐在客厅里与米贩子商谈乘饥荒高价售粮的事。“呼呼”的一声,贺金声率领一伙壮汉推门而入,殷实户忙不迭地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问道:

“诸位好汉有何贵干?”

贺金声伸手抹抹红头巾,站在屋中,魁梧的身躯,好像屋中竖立一座铁塔:

“老子不是打家劫财的好汉,我是邵阳赈济委员会委员贺金声。”

“大名久仰。贺……好汉……贺委员,你请坐!”

殷实户那张干橘皮似的脸膛挤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脸色。黑缎红顶瓜皮帽下的两颗眼珠滴溜溜在转动:该怎样对付这班不速之客?

贺金声的铜铃眼直逼殷实户,仿佛要将他的内心瞧个透:“今年春荒严重,农村十户九饿,你家乡里有田地,镇上有庄号,打算怎么赈济饥民?”

殷实户一怔:“赈济?……”在他的心眼里根本没有这两个字,只有乘饥高价售粮的馊主意。

贺金声粗声地说:“你对灾民打算有什么表示?”

殷实户迟疑了:“表示?这个——”

贺金声生气了:“别这个、那个啦!空口唱空腔,我贺金声不爱听。你给我一个实实在在的答复——是出谷,还是捐钱?”

“贺委员，有话慢慢商量。”殷实户惊呆了，声音颤抖抖的。

“救灾如救火，慢个屁?!”贺金声回头扫视一眼随来的弟兄：“弟兄们，你们的意见呢?”

“看他的表示!”贺金声的弟兄讲话了。

“如今生意不景气，小店手头紧。”殷实户口气软了，他朝帐房喊道，“先生，拿些钱钞来。”

贺金声凭着一副急公好义的热心肠，一身高强的好武艺，东奔西走，走村串乡，找殷实户，找地主士绅，捐钱出谷，于是义仓平糶了，赈款发放了，设棚施粥了，邵阳数十万饥民得以活命。

“贺金声真是一条急公好义的好汉!”贺金声赈饥的故事传到长沙冲，少年匡互生兴奋得睡不着觉。人活着，就要像贺好汉那样干得有声有色!

那一年，匡互生已是十一岁的少年啦。端午节，他家送了书田先生羊角粽子，宝庆纸扇，一个不轻不重的红包。私塾放了假，匡互生跑到黑田铺外祖父家去玩耍。

外祖父在黑田铺开了一爿“谢正泰杂货铺”。

“大汉军来啦!”匡互生的表弟急匆匆地跑进门，一边跑，一边嚷。

黑田铺是大东路的一个驿站，布匹杂货，油盐米行，各行各业，店铺一间接着一间，形成一条长长的街。这时，一队腰佩马叶刀的壮汉，头缠一色的红头巾，一杆红绒的旗矗在前导引，绣在旗上的“大汉佑民灭洋军”七个白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接着是一群挥舞梭标、猎枪和大刀的农民们。他们一个个裸露着红黑的臂膀，蹬着麻布草鞋。成千上百的大汉军，走在街道上，踏得石板“咚咚”地响。

“贺元帅来啦!”有人高声叫喊。

“你看，那个骑红鬃马的大汉，便是贺金声。”外祖父店铺的伙计向匡互生指指点点。